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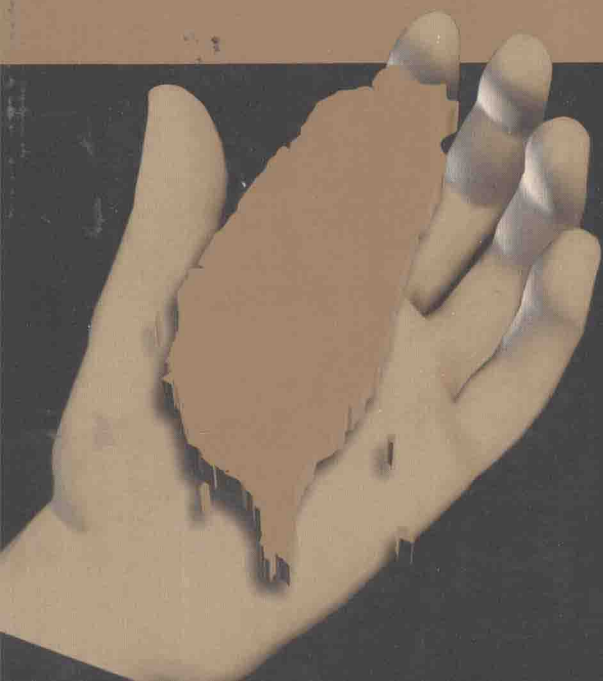
貓頭鷹書房 9

二十世紀的教訓

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卡爾·波柏訪談錄

世紀末聆聽哲學大師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智慧

★ 卡爾·波柏 & 吉安卡羅·波賽提 著 王凌霄 譯



身處世紀交替的紛亂世局中，
我們需要聆聽偉大的思想家智慧的聲音。
卡爾·波柏在本書中
總結他畢生的經驗與思想，
為我們提供發人深省的歷史教訓。

中央研究院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張福建教授

專文導讀

二十世紀的教訓

目次

中文版導讀 哲人語氣，餘暉猶溫——

世紀末回顧卡爾·波柏

張福建

7

導論 吉安卡羅·波實提

31

訪談錄 I (一九九一)

第一章 和平、戰爭與共產主義交鋒

51

第二章 馬克斯主義的主要批判

59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沙卡洛夫、赫魯雪夫與

蘇聯沒落

63

第四章 當前政治議題：法治與孩童

77

第五章 歷史主義的再批判：開放的未來

91

訪談錄Ⅱ（一九九三）

第六章 我們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中

訪談說明 吉安卡羅·波賽提

訪談

第七章 電視腐化人心，一如戰爭

訪談說明 吉安卡羅·波賽提

訪談

演講文稿

第八章 民主政體理論與實務的省思

第九章 自由與知識分子的責任

人名索引

貓頭鷹書房

有些書套著嚴肅的學術外衣，但內容平易近人，非常好讀；有些書討論近乎冷僻的主題，其實意蘊深遠，充滿閱讀的樂趣；還有些書大家時時掛在嘴邊，但我們卻從未看過……

如果沒有人推薦、提醒、出版，這些散發著智慧光芒的傑作，就會在我們的生命中錯失——因此我們有了**貓頭鷹書房**，作為這些書安身立命的家，也作為我們智性活動的主題樂園。

貓頭鷹書房——智者在此垂釣

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柏訪談錄

本書為猶太裔的偉大哲學家兼思想家卡爾·波柏，於一九九一至九三年間，接受義大利記者吉安卡羅·波賽提訪談的對話錄，並收有兩篇波柏於一九八八至八九年間發表但未出版的講稿，傳達出波柏一生的思想信念。其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及對宗教、歷史主義、意識型態等西方傳統思想哲學的審視，為身處世紀末台灣的我們，面對政治上的矛盾情結，及民主社會轉型期中逐漸蔓延的暴力和自我主義，提供另一個思考的窗口和解決之道。

作者簡介 卡爾·波柏，猶太人，以鼓吹民主自由、對抗極權主義著稱，堪稱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一九〇二年生於維也納，一九三七年為躲避納粹統治，前往紐西蘭任教，隨即展開卓越的學術生涯，講學足跡遍及歐洲、大洋洲、印度、日本與美國。一九六五年受封為爵士，並在一九八二年接受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頒贈的榮譽爵士勳章，卒於一九九四年。著作等身，重要論述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主義的貧困》與《科學發現的邏輯》等。

吉安卡羅·波賽提，義大利記者，為訪問人。

譯者簡介 王凌霄，政治大學歷史碩士，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現從事新聞工作。

二十世紀的教訓

——卡爾·波柏訪談錄

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卡爾·波柏

吉安卡羅·波賽提

合著

貓頭鷹書房 9

二十世紀的教訓

——卡爾·波柏訪談錄

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卡爾·波柏
吉安卡羅·波賽提
合著

王凌霄 譯



貓頭鷹出版

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Copyright © 1992 by Karl Popp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ustees of Karl Popper's Estate through Bardons-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by Owl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貓頭鷹書房 9

ISBN 957-4691-66-7

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柏訪談錄 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作者 卡爾·波柏 (Karl Popper) 吉安卡羅·波賽提 (Giancarlo Bosetti)

譯者 王凌霄

主編 陳穎青

執行編輯 徐慶雯 林毓茹

協力編輯 周寧靜

封面設計 郭佳慈

電腦排版 張雅慧

出版 貓頭鷹出版社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 2396-5698 傳真：(02) 2357-0954

網址：<http://www.cite.com.tw>

郵撥帳號 1896600-4 戶名：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新馬發行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電話：(603) 2060-833 傳真：(603) 2060-833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00 年 11 月

定價 180 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柏訪談錄 / 卡爾·波柏 (Karl Popper),
吉安卡羅·波賽提 (Giancarlo Bosetti) 作；
王凌霄 譯。——初版。——臺北市：
貓頭鷹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0 (民 89)
面：公分。——(貓頭鷹書房：9)
譯自：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 with
two talks on freedom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
ISBN 957-4691-66-7 (平裝)

1. 波柏 (Popper, Karl Raimund, 1902-1994)
訪談錄 2. 共產主義 3. 民主政治

549.401

89014325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中文版導讀

哲人語氣，餘暉猶溫——世紀末回顧卡爾·波柏

張福建

歷史即將展開新的一頁，回顧過去百年來的風風雨雨、興亡成敗，二十世紀人類的生活固然日愈富裕而多元，而科技的長足進步，更加速縮短了國與國、人與人間的距離。然而人類從二十世紀初一路走來，並非是那麼順遂的，尤其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時期，期間除了戰火造成無數人民流離失所、家園殘破外，集中營及大規模的種族屠殺、異議份子的勞改、流放，以及核戰的一觸即發，都為生活蒙上一片陰影。而造成這一切災禍的元凶，乃是崛起於本世紀的極權主義政權，無論是右派的法西斯主義或是左派的共產主義，對於人類生命、心靈及尊嚴的戕害，都是史無前例的。以高聳的意識型態為護符、以嚴密的監控滲透宰制人的身心、以恐怖政策遂行集體的暴行，凡是人們的衣、食、住、行、育、樂無一不在「老大哥」（國家）的密切監視中，這樣的制度不是以往任何形式的專制制度可以比擬的，而這樣的生活又非此時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中的你我可以感同身受。

活在過去或許太過沈重，活在現在又太過於短暫，但是活在未來似乎也過於飄渺。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時間的連續體；理想的人生是記取歷史、把握現在又能許個未來。今天當我們再次翻閱二十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卡爾·波柏（Karl Popper, 1902-1994）在垂暮之年（1991及1993）二次應義大利記者訪問後所輯成的書稿，正是爲了藉助這位思想巨擘的深刻智慧，引領我們去認真思考人類的困境與出路。

終其一生流落異鄉的思想家——卡爾·波柏，本是奧籍猶太人，早年還一度是個馬克斯主義者，後來因爲一個偶發事件，看清了馬克斯主義本質，而幡然改悟。當一次大戰的戰火波及到奧地利之際，舉家遠赴紐西蘭，並於當地任教直到一九四五年。或許是命運之神的捉弄，二次大戰的硝煙又把他從科學哲學的領域中喚了回來。就在一九三八年他開始興起了撰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的想法，該書於大戰即將進入尾聲時出版，旋即獲得廣泛的迴響，並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文字廣爲流傳。在此書中，波柏深入的探索了極權主義的思想淵源並直指柏拉圖（Plato）、黑格爾（Hegel）及馬克斯（K. Marx）爲其思想的奠基者。在波柏看來，這幾位偉大思想家所犯的最大錯誤，在於高估人類的理性能力，認爲人能洞察歷史的本質、發現歷史發展的律則，並以此進行「全盤革命」——即波柏所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這種全盤改造社會的工程，狀似宏偉，卻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

波柏爲了駁斥這種謬誤的學說，秉持了自由主義傳承的信念，認爲人的理性是有所不足的，同時也是很容易犯錯的 (fallible)。況且人的行爲不免有「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換言之，在知識論上我們很難確切的聲言我們已掌握到「真理」，更不用說發現了歷史發展的律則。波柏的這種信念源自他在知識論上的主張，他認爲任何理論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假設，必須不斷面臨事實的否證 (falsification)。換言之，理論只是一種「臆測」(conjectures)，而有待經驗事實的反駁 (refutations)。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是如此；因此，總的說來，波柏的知識論及方法論都指向一個開放的心靈、一種自由並勇於在試誤 (trial and error) 中不斷改進的態度，這種態度運用到政治領域，就是波柏所極力推薦的「零碎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及以除弊爲政策導向的「消極功效主義」(negative utilitarianism)。歸要的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是波柏以其知識論、方法論爲基礎，對極權主義思想所做出的一種診斷，而開放社會及漸進改革則是確保人類自由的處方。

底下，我們將會用更多的篇幅來說明波柏知識論及方法論上的立場及主張。在此之前，做爲讀者的你、我、她，首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隨著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政權的沒落、冷戰的結束、東西陣營的和解及市場經濟日愈在東歐、蘇俄及中國大陸等地抬頭的今天，波柏的思想是否已逐漸和當今世界政治的脈動脫節。而且由於其對柏拉圖、黑格爾及馬克斯思想的詮釋也日愈

受到質疑挑戰。因此當有人在高呼吶喊「意識型態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的今天，面對波柏，首先必須嚴肅的去思考其思想對我們所可能具有的意義。

當英文兄推薦我為本書撰寫導讀之際，起初挾著以前看過波柏一些著作的經歷，而不以為意，但當執筆之際，首先浮現在腦海中的問題就是如何回答上述的詰問。以下幾點看法，是根據個人對波柏知識論、方法論及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初步瞭解，一方面緊扣著本書中所涉及的重要議題；另一方面就其與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相干性，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觀點，供大家參考，也算是對上述問題의初步答覆。

第一、波柏一生維護民主與自由，批判左右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不遺餘力。無庸置疑的，這種傾一生心血的努力，多少是因為刻骨銘心的親身經驗，因為從一個早年曾是共產主義的信徒、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到成為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其間的思想轉折，既標示著波柏的心路歷程，更彰顯著那個世代對於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理想，由逐漸動搖以至幻滅的心曲。而這種立場、態度的轉變，可以見諸下列的著作及小說，其中最著名的如海耶克(F. A. Hayek, 1889-1992)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漢娜·鄂蘭(H. Arendt)從歷史及思想上解析《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對「積極自由」質變的批判；弗洛姆(E. Fromm)的《逃

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至於著名的小說家歐威爾(G.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9)，赫胥黎(A.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等……，這些名著及膾炙人口的小說，很能說明知識分子對於極權主義的擔憂。而波柏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及《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957)二本書，則是從知識論及方法論的角度切入，探索極權主義的思想淵源。波柏認為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斯等乃是此一思想體系的始作俑者，因為他們都堅信「歷史定論主義」及「烏托邦社會工程」，前者是指相信歷史的變遷有一定的本質(essence)，人只要掌握此一本質，便可以掌握歷史發展的律動與規則；而歷史發展的律則，當然是非人為力量所能撼動和轉移的，因此人當順勢而為。或者如柏拉圖所主張的，藉由生育管制、嚴格的教育訓練及哲君等來促成理想國度的降臨；或者如馬克斯所堅信的，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所取代，因此不惜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加速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在這種觀點下，凡是逆勢而為或頑冥不靈的人，既是歷史前進的絆腳石，也是歷史的罪人，下放、勞改甚至殺戮，不僅不足為奇，而且是具有十足的正當性。可是，波柏認為就是這種「所謂的」歷史巨輪，帶給人類可怕的浩劫，它拆散了無數的家園，碾碎了許許多多無辜的生命，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日本人以活生生的中國人做生化實驗，更不用說那些終生在共產主義政權下苟延殘喘、受盡羞辱的知識分子。在歷史鐵

律的號令下，國家取得了無上的權威，而這正是波柏力批極權主義的原因。然而他認為這種相信歷史有本質、歷史發展有一定律動可循的說法，在知識論上是全然站不住腳的。理由是：人類歷史究竟會朝那個方向發展、怎麼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到人類知識的發展所左右，而知識究竟會有何種的發展，更是非人們可以預知；因此凡是宣稱可以預言人類未來發展的說法，都是經不起經驗事實否證的。以馬克斯理論為例，其對經濟因素的強調，固然有其獨到的見解和貢獻，但也因此而忽略了思想、文化等因素對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其次，對照馬克斯理論與後馬克斯世界的政經發展，資本主義的改革、勞工生活的大幅提昇，都不是馬克斯所能逆料的。因此證之二十世紀的歷史、「歷史定論」及「烏托邦社會工程」是徹徹底底潰敗了。

第二、關於民主的意義與其他政體的分野，波柏的看法可以說十分強調「法治」的重要性，而反對以「人民統治」來界定民主。波柏認為民主作為一種政府的形式，按照柏拉圖定義就是「由人民統治」(ruled by the People)，也就是美國林肯總統所說的「民治」，亦即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思。但是從歷史經驗所昭示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曾經是人民千呼萬擁推上政治舞台的羅伯斯比(Robespierre)；以及一次大戰之後在得到絕大多數選民擁戴下掌握德意志國家大權的希特勒，在執政之後，其所作所為未必保證能帶給人民自由與幸福。這也說明了為何托克維爾(Tocqueville)及小彌爾(J. S. Mill)再三耳提面命，認為民主雖為潮流所趨，然而在扳倒專制政

體後，必須能對「多數專制」或「社會專制」(social tyranny)的問題早為防患，才能確保人類的自由。是的，我們如果將「民主」簡單的等同於「由人民統治」或「多數之治」，其結果很有可能因而埋葬了人民的自由與福祉。事實上，今天仍有許多人喜歡將民主與自由相提並論，以為有了民主，就確保了自由；但是這種意義下的「民主」絕非就是「由人民統治」、「民意政治」、及「多數之治」，而是「法治」(rule of law)的民主。也就說明了波柏為何在這本書中，再三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原因。而所謂「法治」，意指在一套憲政法律的規範下，人民有言論、著作、出版、結社、參政……的自由，換言之，唯有法治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一方面它構築一道堅實的防線，防止政府權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它也為每個人的自由設立一道界線，即如小彌爾所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前提的。因此自始至終波柏認為西方兩千多年來，由於受到柏拉圖的遺毒，一直在追問「誰該統治？」(Who should rule?)的問題。但是無論是由柏拉圖式的哲君 (philosopher-king) 統治，還是由馬克斯的「無產階級」當家作主，都忘卻了權力會使人腐化的至理名言。於是「哲君」成了獨夫，而「無產階級」則成了「新階級」(New Class)；因此波柏一貫的主張是：民主所指的乃是憲法提供一項機制，讓全民得以經由定期的選舉，而不必經由流血革命來替換掌權者；這是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家累積數百年來流血革命所換取的寶貴成果。今天在自由中國，經由這次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執政終告實現。然而，我們也要不諱言的指出，

我們民主的基礎仍然相當薄弱，而人民民主的素養也十分欠缺；從選後的一連串政爭來看，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民主」所抱持的看法，仍然相當執著於「誰該統治？」的問題，而輕忽了如何建構一個分權制衡、權責分明憲政架構的重要性。這種思考問題的模式，不僅使得法治精神難以養成，甚至嚴重激化了族群間對峙的情緒，而其結果勢將吞噬得來不易的民主幼苗，這是波柏民主觀最值得吾人再三省思之處。

第三、在這次訪談中，當記者問波柏心目中當今世界亟待改革的事項有那些時，波柏列舉了銷毀核子武器、生育管制及對電視加以規範等三項。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作為一位開放社會的護衛者、自由市場的提倡者，為什麼為對電視深惡痛絕呢？其原因就在於波柏認為電視會腐化人心，其毒害甚於戰爭。犯罪率的節節高昇、暴力血腥的畫面，經由電子媒體無遠弗屆的傳到社會每個角落，以暴力而非以理性解決問題，讓無數的幼小心靈浸潤其中，不知尊重他人的權利，一味訴諸暴力，其結果將會使文明向下沈淪。波柏甚至還例舉了義大利一位小孩夥同其朋友為了錢殺害其爸爸；而大大出乎人意的，此小孩竟然還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仰慕卡，唉呀！這是一個什麼世界？然而，對國內這幾年來電視媒體之危害，個人以為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波柏所描述的那份人倫悲劇，不也在台灣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嗎？雖然我們不確知那位年輕人是否受了電視的毒害，然而當今各個電視台在商業主義及利潤掛帥的導向下，每每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令人